

SHENGSI
NUO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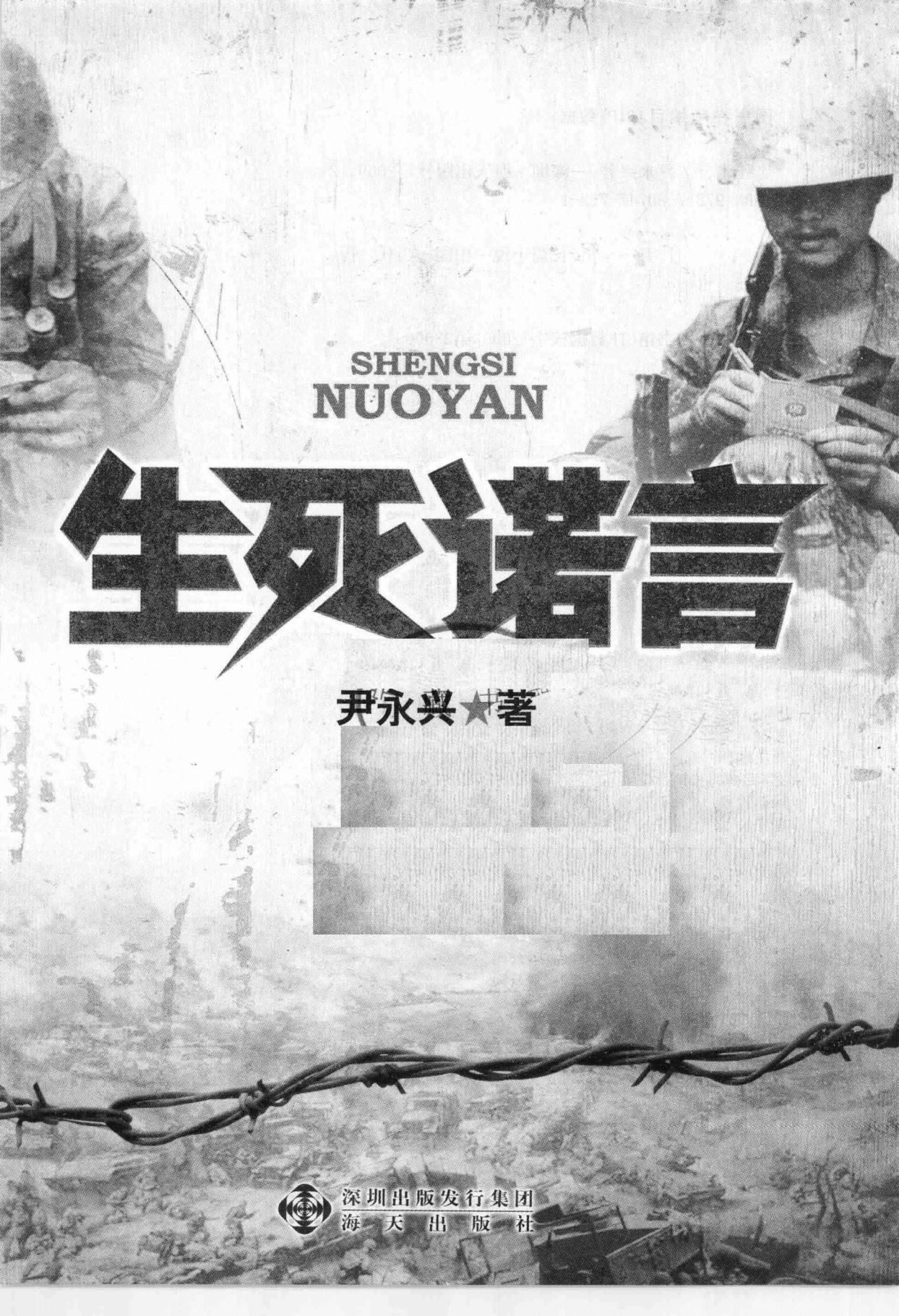
生死诺言

来自自卫反击战中的铁血传奇
演绎最撼人心魄的战火兄弟情

尹永兴★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SHENGSI
NUOYAN

生死诺言

尹永兴★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诺言 / 尹永兴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47-792-1

I. 生… II. 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069号

生死诺言

SHENGSI NUOYAN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吴俊超 周海斌
责任编辑 蒋鸿雁
文字编辑 郭晓丽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责任技编 钟愉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
定 价 3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生死诺言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战前绝密	(001)
第二章 生死考验	(023)
第三章 穿插敌后	(039)
第四章 丛林杀戮	(053)
第五章 生死诺言	(067)
第六章 心灵相通	(080)
第七章 兄弟情怀	(097)
第八章 士兵骄傲	(107)
第九章 重上战场	(133)
第十章 坎坷命运	(151)
第十一章 兄弟绝唱	(161)
第十二章 不屈人生	(172)
第十三章 苦涩的心	(186)
第十四章 泪雨呼唤	(206)
第十五章 凌辱再现	(227)

生死诺言

第十六章	寻觅友谊	(245)
第十七章	英魂永存	(257)
第十八章	重塑自我	(270)
第十九章	父爱如山	(286)
第二十章	英雄本色	(302)

第一章 战前绝密

1979年1月15日,云南省靠近边境的一条简易沙石盘山公路上,一辆辆军车、装甲车、大炮牵引车如钢铁长龙般地快速向前奔驰。盖着篷布的车厢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头戴钢盔静静地坐在一箱箱弹药上,大家的神情严肃而庄重,他们即将赶赴前线投入到打击越南侵略者的行列之中。作为和平年代的士兵,在祖国受到侵犯时,能身先士卒开赴前线保家卫国,是每位军人引以自豪的荣耀。

一辆卡车上,钢铁八团一营一连四班的12名战士押运着一车厢的弹药,静静地注视着车后游动的钢铁长龙。大家的目光中都显露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坚毅神情。胸膛里那一颗颗年轻的心脏在激动而又澎湃地跳动着,脑海里都在默默地向远在家乡的亲人们告别,表达着作为军人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决心和意志。这时,坐在中间的一名小战士憋不住放了一个响屁,大家一齐扭头瞅着他,小战士尴尬地吐了吐舌头,冲战友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英俊而又纯真的脸上显现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

小战士叫王小伟,17岁,他真实的年龄应该是16岁,来自湖南省新化县,那里曾是湘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也是无数先烈为国捐躯的红色土地。

王小伟的父亲是位军人,解放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名在枪林弹雨、炮火硝烟中闯出来的老战士。小时候王小伟经常听父亲讲述战争时期革命先烈们前赴后继、奋勇当先的英雄事迹。因此他从小就崇拜军人,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也是他父亲的心愿。五岁时他就被父亲送到一位著名拳师家学习武术,十岁时他夺得了全县少年组武术散打冠军。他的父亲是他们县资历最老的革命干部,兼任了县、乡两级十几支预备役民兵连的军事顾问。每年夏季民兵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时都要请他的父亲去指导,每次打靶父亲都会带着他和哥哥一起参加。

王小伟参军时刚高中毕业,只有16岁,正赶上云南军区在他们地区招兵,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在父亲的默许下缠着在派出所工作的哥哥开后门将年龄改大了一岁报了名,并顺利地通过了体检。

在等待入伍通知的那几天,父亲给他讲了很多战略战术,这位经历了无数次游击战争,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周旋在山岭之间的老游击队员,对游击战有着很深的见解。解放后又被编入解放大军,进入广西原始森林剿匪,对野外生存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如果不是因为伤病严重,他还真舍不得离开心爱的部队。

接到入伍通知的那天,父亲饱含热泪地对他说:“小伟,现在你是一名军人了,你将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到部队后要听领导的话,和战士搞好关系,训练时不要怕吃苦,千万不能因为你有些基础就懈怠训练。虽然现在是和平时年代,但作为军人要随时准备着在祖国需要时奉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爹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王小伟激动地拥着父亲说:“爹,当兵是我从小的志愿。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如果有一天我为祖国而战死沙场,我也无怨无悔。你会为有我这个儿子而感到骄傲的。”

父亲拍了拍王小伟的肩膀,欣慰地说:“好儿子,我会为你骄傲的。你要凭自己的能力走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王小伟坚定地点了点头。

离开家乡赶赴部队的时间到了,王小伟和其他两百多名新兵即将登上开往云南的列车。父亲、母亲、哥哥以及他的拳术师父都来为他送行。王小伟强忍着泪水和亲人告别。临上火车前,哥哥将小伟拉到一边,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否则不仅他会被部队退回,做哥哥的也会受到牵连。小伟点点头说:“哥,你放心,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当逃兵,我不能辜负了咱爹的期望。”

列车开动后,母亲在哥哥的搀扶下追赶着列车,父亲穿着褪了色的军装,立正挺胸站在站台上,用标准的军礼向家乡年轻的新兵致敬。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云南,与祖国各地聚集起来的一千多名热血青年组成了新兵团。在接受思想教育时他们得知,他们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在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钢铁部队。大家都为自己能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紧张而艰苦的训练生活开始了。由于王小伟从小就练武,体质非常强壮,训练时又特别能吃苦,因此他的训练成绩一直在新兵中名列前茅。特别是射击

训练,第一次考核步枪五发子弹打了50环,是新兵中唯一的满环。三个月的军训结束后,他和其他两百多名新兵分配到了距离边境只有两百多里、驻扎在山沟中的钢铁八团。

汽车的颠簸将王小伟拉回了现实,此时天已经黑了,部队即将到达指定地点。王小伟的心情异常激动,他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的王大伟,这个和自己姓名一字之差的老班长一脸严肃地端坐在木箱上,从他眼睛里不断闪耀的亮光中可以看出,班长此时的心情也不平静。

是的,王大伟的心情确实很不平静,除了临战前的激动,还有一件事让他心存不安。他的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他无法将它公开。对其保密的承诺不仅违反了军令条例,而且一旦出事,只要自己不倒在战场上,这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惩罚。是向上级汇报?而是继续隐瞒下去?他在徘徊,在犹豫。

他扭头去看小伟,小伟正微笑着看他,孩子般单纯的模样让人感到亲切和喜爱,他小声说:“小伟,你看着我干吗,啥事让你笑得这么开心?”

王小伟趴在他的耳边轻轻说:“班长,我刚才想起了我俩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王大伟奇怪地问:“那有什么好笑的,快闭上眼睛休息一会,你昨晚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到达前沿阵地后,我们肯定不能休息了,到时你要是打瞌睡,可别怪我不客气。”

王小伟撅着嘴说:“我真的睡不着。”

王大伟生气地说:“睡不着也给我闭上眼睛,要不靠在我肩上眯一会儿。”

王小伟笑了笑,真的将头靠在大伟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王大伟也合上了双眼。

半年前,20名新兵乘坐卡车来到钢铁八团警卫一连报到。下车后,连长见他们除了背包外,每人手里还提着一个旅行包,就扭头冲着老兵队伍喊道:“王大伟出列!”

“到,到!”同时响起两个人的声音,大家不由一愣,都闻声望去,新兵队列中也有一名战士上前一步,挺胸立正站在新兵队伍前。

连长惊异地问:“你也叫王大伟?”

“报告首长,我叫王小伟。”

“王小伟?我喊王大伟,你干吗答应?”

王小伟迷茫地瞧了一眼王大伟,尴尬地说:“对、对不起,我听错了。只是首长……”

连长威严地说:“叫我连长。”

王小伟响亮地回答：“是！连长，你刚才叫得太快了，加上有锣鼓声，我只听到王和伟两个字，中间那个字没听清楚就以为是叫我了。哪知道这里还有个叫王大伟的人，这可不能怪我乱答应。”

连长愣愣地看着他说：“那你的意思是，他不应该叫王大伟，只有你才能叫王小伟，而且我叫得也有问题。那好，你就给我这个连长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叫？”

王小伟撅着嘴说：“指导您我可不敢，不过你可以这样叫，王、大伟，王、小伟，这样就能听清楚了。要不干脆就叫，大伟，小伟，这样就更清楚。”

连长觉得好笑，说：“你以为点名是在唱歌，拖着嗓音点名，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个连长是个大结巴，王、大伟，王、小伟，你是不是想噎死我。”

“哈哈！”王大伟和战友们都乐了。

王小伟一双大眼睛瞪得老大，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下次连长要是叫得这么快，我要是答应又怕听错了，不答应又会怪我不服从命令，你们说怎么办？”

王大伟瞧着小伟倔强而又认真的神情，笑道：“连长，小伟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谁让我和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看来这意见你得虚心接受才行。”

连长也笑道：“行！大伟、小伟聚在了一起，连点名的方式都得改了。你们俩注意了，今后点名时可得好好听清楚，别又一起答应。大伟，等会就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领回班里去吧，从今天起，他就是你手下的兵了。”

“是！”王大伟和战士们都开心地笑了。

王小伟也瞧着强壮又英俊，身高足有一米八的王大伟乐了。

指导员走过来开始致欢迎词，他指着连长和副连长一一做了介绍。紧接着连长开始点名，叫到王小伟的名字时，还真的拖了一下，并且真把王小伟分在了王大伟的四班。最后举行了授枪仪式，每名新战士都领到了一支半自动步枪，美得他们嘴都笑歪了。

王大伟领着王小伟回到班里的宿舍，让他把枪放在枪架上。

王小伟却瞧着枪架上的一挺机枪和冲锋枪惊喜地说：“哇，我们班里还有机枪和冲锋枪！班长，这些枪我能用吗？”

王大伟笑道：“以后再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班里的战友。”他将班里的十名战士介绍给王小伟认识后，根据传帮带的规矩，将王小伟安排在了自己的上铺。

王小伟赶紧爬到上铺打开背包，铺好床后跳了下来。

王大伟拍拍他的肩：“小伟，你多大了，哪里人？”

“报告班长,我 17 岁,湖南新化人。”

“湖南人好啊,很多开国元勋都出自你们的家乡。”

“嗯,只是我们县里没出过什么伟人。不过,湘西红军长征时就到过我们新化,听说当年有一千多名新化人跟着红军走了,可惜全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要是有人活着,肯定是将军。对了,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也是我们新化人。”

“看来你的家乡真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啊,人杰地灵。”

“班长,你多大了,是哪里人,当兵几年了?”

王大伟笑着说:“我今年 20 岁,北京人,两年前来部队的。”

王小伟惊讶地说:“哇,北京人,祖国的首都。”

王大伟笑了笑:“我虽然是北京人,却住在门头沟区一座偏僻的山沟里,离北京城还有一百多里地,长这么大总共只去过四次北京城。”

“你去了四次还不满足,我做梦都想去北京,可一次也没去过。”

“我们是战友了,以后我请你去我家做客,好吗?”

“行!只是你得带我去看天安门,登长城,游故宫,不然就没有意思了。”

“你呀,真逗,还像一个没长大的小孩。”

王小伟一听急了,自己的实际年龄是别人碰不得的心病,敏感得很,他没好气地说:“班长,你别乱说,谁是小孩,我都 17 岁了。”

王大伟瞧着他满脸不高兴,不知道自己哪句话惹了他,看来这个新兵蛋子真是胆大不好惹的家伙。今后不知道会给自己添多少乱呢。他转移话题道:“小伟,你在新兵团训练成绩怎样?分解和装配枪支都会吗?”

“会!”王小伟转眼就笑了,一说到枪他就来劲了。赶紧从枪架上抓起步枪走到屋中间的书桌前,三下两下就将枪全部分解,并且很有规律地摆放好。

大家瞧着他熟练而又快捷的动作,都愣住了。

王小伟瞅着大家的神情,自豪地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两岁就摸枪,六岁就打枪,十岁就能拆卸这些东西,闭上眼睛都能……”

王大伟吼道:“吹,是不是想吹破天。你吹牛都不怕露馅啊,不如干脆说,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就能打枪了,那是撒尿。”

“哈哈!”战友们笑了。

王小伟气得吼道:“班长,我没吹,我说的都是事实。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我闭上眼睛都能分解、装配,连高射机枪和高射击炮我都打过。不过,我打的是人工降雨弹。”

大家不相信地盯着他,王大伟真想好好教训他一顿,瞧他那认真又倔强的模样,说得好像跟真的似的。这里可是部队,一个新兵蛋子居然敢在一群老兵

面前班门弄斧，牛皮吹得这么大，捅破了就会炸，今后就没人瞧得起。这样下去可不行！得好好同他谈谈。正准备开口，宿舍门“砰”地一下被推开，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大步走了进来，王大伟赶紧喊：“立正！”

连长瞪着立正挺胸站在桌前的王小伟，威严地说：“王小伟，我命令你闭上眼睛装上你的枪。”

“是！”王小伟立即闭上双眼，双手熟练而又快速地装配好枪支，拉了一下枪栓，关上保险后立正道：“报告连长，半自动步枪装配完毕。”

连长盯着他，抽出腰间的手枪，退出子弹，“叭”地一下放在了他跟前。

王小伟聪明得很，知道连长在考自己，赶紧又闭上眼睛，并且是仰着头将手枪快速分解重新装配好后，双手将枪送到连长跟前：“报告连长，手枪分解装配完毕。”

连长不动声色地接过手枪说：“大伟，把冲锋枪和机枪提来。”

“是！”王大伟走到枪架前，提起冲锋枪和机枪放在桌子上。

王小伟抓起冲锋枪拉开枪栓，检查了一下枪膛，然后闭上眼睛就开始拆卸……

大家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王小伟的手，露出无比惊异的神情，他的动作是那样的熟练、老道而又快捷，步骤和摆放都非常到位。

王小伟将冲锋枪分解又重新装配好，睁开眼睛放下冲锋枪，摸着机枪嬉笑着说：“连长，我有一年多没闭着眼睛拆解过机枪了，今天能不能让我别闭上眼睛，不然会出笑话的。”

连长的眼光柔和了很多，爽直地说：“可以。”

王小伟就笑着开始拆解机枪，动作依然老练而又快捷，把大家都看呆了。他重新装配好机枪，长出一口气，立正道：“报告连长，冲锋枪、机枪分解装配完毕。”

连长上前抱起机枪拉动枪栓检查……

王小伟小声问：“班长，我还行吧，没丢丑吧。”

王大伟不由得笑道：“优秀。”

“真的，不会吧？”

连长放下机枪说：“别骄傲，比你班长还差得远，他可是我们全军的射击标兵。”

指导员和蔼地说：“小伟，这些枪支的拆卸和装配是在新兵团学的？”

“不是，新兵团只教了步枪的拆解和装配，这些武器的拆解和装配我在家时就会了。”

连长接着问：“小伟，我们刚才在门外听你说，你两岁就摸枪，六岁就打枪，这些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哦，那都是谁教你的？”连长继续问。

王小伟自豪地说：“都是我父亲教的，他对我们很严格。我和哥哥从小就被他带到靶场去打枪，又教我们拆卸和擦拭用过的枪支，弄错一次，他就会狠狠地在我们头上敲一下，我们怕挨打，就只得好好学。加上他又是个枪痴，枪到了他手上就像玩魔术，打靶时根本不瞄，步枪、冲锋枪、机枪抱起就打，而且从不脱靶。不瞄准就打靶，我是一次也没赢过他，常常被他骂得口水喷我一脸，我就骂他是臭嘴巴。”

“哈哈！”大家瞧着他天真的样子笑了。

王小伟可没笑，继续认真地说：“后来我哥哥当兵回去后当了警察，哥哥也经常带我去靶场打枪，别看他当了四年兵，枪法还比不上我，那些警察都夸我是小神枪手。”

“你哥哥当过兵，你父亲又那么爱枪，他肯定是位老革命。”连长好奇地问。

王小伟骄傲地说：“我爹是1944年参加游击队的，打过日本鬼子，在敌后同国民党斗了五年，解放后编入解放军一路打到广西，在原始森林里消灭过好多的国民党残兵和土匪，后来又是第一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可惜他后来受了伤，不得不回家。”

指导员说：“那你爹肯定还是位老领导，不然怎么能经常带你去打枪。”

王小伟笑道：“他不是领导，因为他是老革命，民兵开展活动时都要请他去指导，我才有机会经常跟他出去玩，每年至少都要打十次靶。”

连长惋惜地说：“可惜，现在没有时间听你爹的故事，以后再说吧。小伟，明天我给你配冲锋枪，走。”说着一挥手，和指导员、副连长走了出去。

王大伟和战友们开心地围着王小伟，告诉他冲锋枪是班长才配用的，他这个新兵刚到连里就扛上了冲锋枪，明天肯定成为连里的重大新闻。

晚饭后，王大伟召开班务会，表扬了王小伟，同时要求大家每时每刻保持警觉，做好夜间训练的准备，然后又悄悄地对小伟说：“小伟，晚上睡觉时不要穿裤衩。”

王小伟调皮地说：“我知道。我爹和哥哥说部队里发的裤衩大，野营训练穿裤衩的话会磨烂男人下面的小弟弟，很痛的，我到部队后，里头都是光着屁股，随时准备急行军。班长，我可以给家里写信吗？今天分到了连队，我得赶紧告诉家里才行，他们肯定想死我了。”

“快写吧。”王大伟苦笑着摇摇头,看来很多的军营常识他都知道,不用自己多费神了。只是他说起话来怎么这样幼稚,毫不遮掩?

王小伟坐在书桌前边写信边小声地唱着歌,王大伟和战士们提着水壶走了出去。

夜,熄灯号响过后,王小伟和大家赶紧上床躺下,迷迷糊糊中忽然响起了急促的哨声和喊声:“一连,紧急集合!”

王大伟从床上一跃而起,低吼道:“快,全副武装,紧急集合。”

王小伟在上铺迅速跳起来打背包,由于心急差点摔下来,等他穿好衣服跳下床,又急急忙忙背上背包、水壶、提着枪跑出宿舍时,全班人都在等他了。王大伟迅速带领全班来到操场集合,四班是倒数第三赶到的,王小伟知道是自己耽误了时间,内疚地说:“班长,对不起!”

“别说话。”王大伟低声说。

副连长在队伍前下达了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然后转身向站在一旁的连长和指导员敬礼,“报告连长、指导员,一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连长两人回礼,他走到队伍前威严地说:“同志们!”

“刷!”全连整齐地立正。

连长接着说:“接上级命令,我连将开赴某地执行紧急任务,必须要在三小时内完成 25 公里路程,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向右转,跑步走!”

副连长立即率领队伍跑出营房大门,向黑夜深处奔去……

王小伟紧紧地跟在王大伟身后,兴奋地问:“班长,我们这是要去哪?”

王大伟回头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野营拉练。跟上,别掉队。”

夜色中,一支支队伍在田野上飞奔,大家似乎都在较劲,不要命地朝前冲,一连战士在连长的带领下一直冲在前面,大家的喘气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急,王小伟跟随班长一路狂奔,新兵训练时也跑过五公里越野,今天多了 20 公里,感觉上就不同了,口干了想喝水时才想起水壶里没装水,看到别人抱着水壶痛快地喝水的舒服劲儿,喉咙里就冒起了烟。

王大伟回头瞅着他说:“小伟,你怎么不喝水?”

“班、班长,我……水壶里……没水。”王小伟气喘吁吁地回答。

“你摸都没摸,怎么知道没水。”

王小伟用手一摸水壶,高兴地举起水壶就喝了一大半,舒畅地说:“班长,谢谢你!”

王大伟继续叮嘱:“跟上,千万不能掉队,我们连每次拉练可都是全团第

一,而我们四班又总是全连第一。”

王小伟这下不敢松懈了,绝不能因自己的缘故拖了全班甚至全连的后腿。他咬紧牙关朝前奔,可双脚越来越沉重,好似成了身上的累赘。慢慢地他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王大伟喘着气来到他身边,在他的耳边喊道:“小伟,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冲过去就是终点。冲啊,前面就是战场,你冲不过去就是逃兵。”

逃兵?不,爹最恨的就是逃兵。王小伟睁开眼睛,虽然双脚已经没有了知觉,但意识在一点一点地回归,气顺了,脚似乎也不痛了,感觉也回来了。

王大伟笑了:“小伟,你熬过来了。追上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快,跟上我。”

王小伟跟随着班长冲向前,又能同战友们并肩前行了,他看到了前方山谷中的灯光,只见灯光之中一面红旗在迎风飘扬,一群军人站在一排军车前静静地等待。四班超过了所有人,王大伟冲上去夺取象征胜利的红旗,但被站在红旗下一名中年军官拦住了:“王大伟,今天的胜负不以夺取红旗为首要目的,红旗还是先插在这。”

王大伟立正道:“是,团长!”

连长和指导员搀扶着副连长冲上来敬礼:“报告团长,一连战士全部到达。”

团长回礼说:“好!副连长,有病就应该休息。”

副连长立正道:“我能坚持。”

团长命令:“一连长,立即整队集合。”

“是!”连长转身向战士们喊道:“一连,集合!”一连的战士们迅速在连长面前集合。

王小伟小声地问:“班长,副连长怎么啦?”

“副连长刚动完胆结石手术,他是自己偷着跑回来的,他都能跑完25公里,你说他是不是条硬汉子?”

“嗯,我得向他学习。”王小伟脸上露出敬佩的表情。

一支支队伍飞奔而来,大家瞧着先到的一连,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但瞧见飘扬的红旗时又都茫然地赶紧集合,迅速向团长报告。

团长面对全团战士威严地说:“同志们,这一次拉练是为了检验我们团在新兵下到各连后,能不能与整个部队融为一体,随时随地投入战斗。大家虽然都按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作为步兵团,每一名战士都应该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和任何特殊情况下,熟练地掌握各种武器,所以今天的优胜者不是谁夺得了

红旗,也不是老兵主动站出来为自己的连队争夺荣誉,而是你们的新兵能不能接受挑战。”他侧身指着远处黑暗中的一个小亮点说,“那里才是今天真正的考场,我知道你们这些新兵在新兵团只摸过步枪,可我今天不仅要考步枪,还要考冲锋枪和机枪,谁要能同时使用这三种武器,中靶率达到百分之八十,那么他们连才是今天野外训练的优胜连,否则就没有人能夺得今天的优胜红旗,有没有哪位新战士敢主动站出来接受挑战?”

队列里这下热闹了,新兵们叫喊道:“团长,冲锋枪和机枪我们摸都没摸过,怎么打啊,这不是让我们出洋相吗?”

“团长,别说冲锋枪和机枪我们没打过,在新兵团时也没有进行过夜间射击。”

“团长,刚到连里一天就考我们这些没学过的东西,这也太难了吧。”

“喂,你们谁敢上去,除非老兵说自己是新兵。”

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一齐扭头瞧着王小伟,王小伟却低下了头。

王大伟小声问:“小伟,你不敢上?”

王小伟为难地说:“班长,我晚上没打过靶。再说,要是把那灯光打灭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还怎么打?上去会丢丑的,那多没面子。”

“小伟,其实射击的要领你都知道,凭的是感觉,眼到、心到、手到就能准确地击中目标。再说,你有把握把那小小的灯光打灭,就证明你肯定能记住靶子的具体方位,这只是固定靶,立在那又不会动,不管天怎么黑,靶子的轮廓你应该能分辨出来的。如果你真把灯光打灭了,那枪口方向就是靶子的中心,所以你每开一枪,都必须牢牢地保持持枪的姿势,同时要用自己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子弹飞行的痕迹,利用它在一瞬间发出的红光判断出是否击中了靶子,就算有一粒子弹脱靶,后面的也能及时修正过来,夜间射击考的不只是你的眼睛,而是眼睛和心灵的共同感应。”

“班长,你的意思是让我上?”

“怕什么,主动一点,你不是说,常同你爹比不瞄准的射击嘛,是不是吹牛啊?”

“谁吹牛啦,那都是真的。”

“我相信又有什么用,真本事得让大家信服才行,敢不敢上?”

“上就上,谁怕谁。”

王大伟笑着推了他一下:“还不快主动报名。”

王小伟便咬着牙持枪上前一步,大声说:“报告团长,一连四班新战士王小伟接受挑战。”

“好！”团长高兴地走过来，盯着他上下打探了一下，高声说，“同志们，一连的王小伟已经主动接受挑战，你们说，他是新兵吗？”

新兵们叫道：“他是新兵，可他行吗？”

“他是我们的老乡，我们听他吹过牛，说自己什么枪都能打。”

“他这是出风头，等着出洋相吧。”

王小伟气得咬着牙扭头吼道：“谁想出风头了，就知道叫叫叫，有本事就出来跟我比。”

团长笑道：“对，有本事就站出来挑战。”

新兵们不吭声了，老兵们也都不相信地瞧着王小伟。

团长扫视着大家：“要是没有其他新兵站出来，那我就只能让王小伟试试了。王小伟，你听着，我这里有30发子弹，步枪、冲锋枪、机枪进行点射和连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

王小伟立正道：“是！”

团长命令道：“一连长，把冲锋枪和机枪放在射击位置。”

“是！”一连长从王大伟手中拿过冲锋枪，从另一名战士那提过机枪，跑到前面五米处放好，跑回来站在队列中。

团长从口袋里掏出三种弹夹交给王小伟，发出了口令：“进入射击位置。”

王小伟提枪立即跑到射击位置站好。

团长走到他身旁命令：“卧姿装子弹！”

王小伟迅速卧倒，先后快速压上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拉枪推子弹上膛，端起步枪瞄准。

团长瞧着他压子弹的熟练动作，笑了笑，说：“射击！”

王小伟立即打开保险，瞄准后迅速射击，没想到第三枪就把小小的灯光打灭了，他紧张得脸上都冒出了汗，手上的枪一动也不敢动，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很模糊地在月光下衬托出的靶子轮廓，接着枪口继续冒出了火光……

新战士们在王小伟打灭灯光时都发出了“啊”的惊叫声和“完了”的叹息声，老战士们却很平静地盯着靶子的方向。随着王小伟的连续射击，一连的战士们松了口气，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三人相互瞧着笑了笑，王大伟和老兵们也欣慰地笑了。因为从子弹射出的痕迹能看出，王小伟射出的子弹几乎保持在一个平行线上，中靶的概率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王小伟将十发步枪子弹射击完，依然平举着步枪，用眼光盯着模糊的靶子，上半身基本保持不动，右手放下步枪，迅速抓起冲锋枪托在了左手上。“哒哒哒！”又是四次连击，右手迅速抓过机枪与左手的冲锋枪进行了一下对比，

放下冲锋枪抱着机枪他又是四次连击，起身立正道：“报告，射击完毕。”

团长走到一连长跟前，轻轻地说：“一连长，你们昨晚的汇报我相信了。”然后冲一名战士说，“去把靶子扛回来。”

“是！”战士跑去了。

王大伟轻声问：“连长，你们昨晚就把小伟的事汇报给团长了？”

连长盯着团长的后背，轻轻地说：“昨晚我和指导员要求团长多配一支冲锋枪，顺便汇报了一下小伟的事，却被团长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们吹牛都能把天吹破，一名新战士能有这个能耐吗？没想到他立即来了这么一手，紧急拉练的优胜红旗都不许你扛，要用新兵的射击来定胜负，这下他也相信了。大伟，刚才我见小伟有些犹豫，好像不太愿意上，你跟他说什么了？他是不是上了你的套？”

“没说什么，就给他壮壮胆。”王大伟得意地笑着说。

团长回头盯着王大伟问：“他真的不是你教的？”

王大伟笑道：“团长，他今天下午……哦，现在说应该是昨天下午才到，我有这能耐嘛。”

团长喊道：“王小伟，提枪归列。”

王小伟提着三把枪跑回来，把冲锋枪和机枪交给班长和战士，撅着嘴小声说：“班长，对不起，我肯定跑了四发靶。”

王大伟瞅着他问：“你怎么知道？”

“冲锋枪和机枪的三发连射，肯定有一发脱靶，都怪我自己，心里想着别打灭灯、别打灭灯，还特意往下瞄了一点，可第三枪就把灯打灭了，心里就有点慌，手心都出汗了，枪就端不稳，不然肯定不会脱靶，真他妈的倒霉。”

“我告诉你吧，只要你中了一个十环，就会把灯打灭，其实那也不是灯，只是安装在十环点上面的小小发光器，我们夜间打靶时，谁第一枪就打灭了它，并且最后能取得好成绩的，那才叫做真正的高手。”

“班长，你、你好坏啊，你骗我，不然我第一枪就会把灯光打掉。”

“我怎么骗你了，我没说不让你第一枪就打灯光呀。”

王小伟生气地说：“可、可你说，我不跟你说了，反正你骗人。”

“哈哈！”团长、连长他们和老兵们都笑起来，新兵们却相互瞅着不吱声了。

战士把靶子扛了过来，明亮的汽车灯光下，靶子上的弹孔清清楚楚。

团长认真地数着弹孔，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30发子弹26中，总环数为208环，一名新战士能打出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但离一名合格的士兵还有一定差距。这只是简单的射击，却有四发子弹脱靶，回去后要好好总结。刚才